



汉字文化引论

HAN ZI WEN HUA YIN LUN

苏新春 主编
广西教育出版社

汉字文化引论

苏新春主编

广西教育出版社

(桂)新登字 05 号

汉字文化引论

苏新春 主编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鲤湾路 8 号

邮政编码:530022 电话:5850219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9.125 印张 插页 1 227 千字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5435-2434-1/H·66 定价:12.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厂联系调换



苏新春，南昌人。1953年2月出生，1982年7月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1985年7月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汉语史专业，现为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汉语词汇词义、汉字的研究。出版专著《汉语词义学》(1992)、《文化的结晶——词义》(1994)、《汉字语言功能论》(1994)、《当代中国词汇学》(1995)等。发表论文近百篇。



曹念明，1934年7月18日出生于上海。就学于重庆南开中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现任广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广州市社会科学志》副主编。近年来致力于汉字与中华文化之研究。已在报刊上发表《应该恢复中国文字学之独立学科地位》、《从文字差异看中西哲学文化之比较》等论文数十篇。论文《汉字·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等论文十余篇被收入有关论文集。

绪 论

古老的汉字在汉民族中已经生存了数千年，世界上与它同样性质的其他几种古文字都先后消失，或演变成不同性质的其他文字，或中断了生存于世的历程，而汉字却以其强盛的生命力存在于汉民族之中，并一直有效地为整个民族所采用。这其中的奥秘何在？汉字强大的生命力来源于何处？这就是吸引本书写作的一个根本问题，它将贯穿于写作全过程，并由此出发对遇到的所有理论问题进行思考。

汉字是汉民族文化的形成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有机成分。从它那象形指事的个体诞生，到会意形声的体系形成，从单体的表意性质，到整体的孳乳繁衍，无不饱蕴着汉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汉字既是记载汉民族文化的一种外在符号、标志，又是汉民族文化本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它与整个汉民族文化休戚相关。只有看到这一点，才有可能对汉字何以会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作出合适的解释。

在汉文化的大背景下，本书将探索的重点放在以下三个方面：汉字与汉民族社会的联系；汉字与汉民族思维、观念、习俗的联系；汉字与汉语互为表里的依存关系。这三个方面组成了汉字生存的一个立体支架。汉民族社会构成了汉字倘佯于其中并绵延不断的生存大空间，汉民族的意识支配着汉字的形成、示意、演变的每一个静态与动态环节，汉语则以自己独特的词语形式和结构方式与汉字的存现形式紧密对应，成为支撑着汉字之躯的最为有力的内在理据。

为了更好地探讨这一课题,我们还把汉字放在与世界文字的对比中,认真思考了汉字在文字类型学上的性质和特点及与西方拼音文字的差异等重大理论问题,并尝试地讨论了汉字在现代中文信息处理中的作用和命运,最后对百年来的汉字改革运动作了一番反思。

本书主要希冀对汉字的基本性质、整体命运、根本特征等宏观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它摈弃了把汉字看作是一个单纯的记录符号的观点,而把它看作是与深厚的汉民族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并融会于其中的一种文化产物,着力探求的是深藏于汉字之中的文化属性;它不计较于汉字的点撇竖捺及个别的显现隐逝,而是对所有汉字的命运、属性进行整体的理论把握。这是一种希冀,也正是我们致力追求的目标。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文字的性质与分类	(1)
第一节 “文字是记录口语的符号”辨	(1)
第二节 两大文字体系之差异	(16)
第三节 汉字的定义	(22)
第二章 汉字与汉民族社会生活	(27)
第一节 汉字结构的文化阐释	(28)
第二节 汉字与古代钱贝	(31)
第三节 汉字与古代战争手段	(37)
第三章 汉字与汉民族精神世界	(42)
第一节 汉字与民族认知模式	(42)
第二节 汉字与中华民族精神	(47)
第三节 汉字与中国哲学和宗教	(53)
第四节 汉字与中国文学艺术	(69)

第四章 汉字与汉民族传统思维方式 (73)

- 第一节 汉字与具象思维 (75)
第二节 汉字与辩证思维 (83)
第三节 汉字与系统思维 (91)

第五章 汉字与汉语语音 (107)

- 第一节 汉字与汉语 (107)
第二节 汉语语音的单位与构成 (110)
第三节 汉字的语音表现形式 (114)
第四节 汉字与汉语音节的互补 (117)
第五节 汉字的古今表音能力 (119)

第六章 汉字与汉语词汇 (128)

- 第一节 汉字的表义途径 (128)
第二节 汉字与单音词 (140)
第三节 汉字与复合词 (148)
第四节 汉字与词汇发展 (160)

第七章 汉字与汉语语法 (174)

- 第一节 汉字与汉语语法的基本性质 (174)
第二节 汉字与词类 (178)
第三节 汉字与句序 (183)

第八章 汉字与西方拼音文字 (185)

- 第一节 汉字与西方拼音文字的结构功能差异 (186)
第二节 汉字与西方拼音文字的语言关系差异 (195)
第三节 两种文字类型的历史发展差异 (209)

第九章 汉字电脑输入与五笔字型 (214)

- 第一节 汉字的电脑输入方法 (214)
第二节 五笔字型与汉字结构 (217)
第三节 五笔字型与汉字规范 (223)

第十章 汉文字学的泛学科体系 (231)

- 第一节 汉字研究的学科地位 (231)
第二节 中国文字学的泛学科体系 (233)

第十一章 百年“汉字改革潮”反思录 (241)

- 第一节 汉字改革中的语言改革与文字改革 (243)
第二节 对汉字社会性质认定的误区 (249)
第三节 汉字的结构笔画与表达功能 (254)
第四节 汉字价值定位中的西方优越论 (257)
第五节 当代汉字讨论的文化启示 (262)

主要参考书目	(282)
后记	(285)

第一章

文字的性质与分类

在进行汉字文化这一领域的任何探讨之前,都不能不首先对汉字是什么作出正确的解释,而它的前提,又必须是要给什么是文字这一更为根本的问题找到正确的答案。这就是本书在对汉字文化进行任何具体的论述之前,先就文字的性质与定义作进一步讨论的原因所在。汉字固然有着与其他文字相同的属性和功能,但在文字的性质、源起、表意途径、传布方式、稳定机制等诸多方面,都与拼音文字有着根本的差异。汉字文化存在的原因就在于汉字诞生、成长于汉民族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是汉民族的传统文化缔结出了汉字这一硕大的民族文化之果。

第一节 “文字是记录口语的符号”辨

一、“文字是记录口语的符号”适用于汉字吗

在重新讨论文字是什么、汉字是什么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现

在的语言学界对它们持的是什么样的观点。

我国高校语言学概论方面的书籍对文字的定义比较一致。一本 60 年代的权威教材《语言学概论》(高名凯、石安石主编,中华书局 1963 年版)在它的第六章第一节“文字的性质与作用”对“文字”是这样下定义的:“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的系统,是最重要的辅助与扩大语言交际作用的工具。”另一本语言学著作《语言学教程》(王德春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八章第一节“文字的本质和特点”中说道:“文字是有声语言的书面表达形式,是一种辅助性的交际工具”,“它同思维的联系是通过语言的间接联系,即思维——语言——文字”。这种看法,着重在对现存文字的作用和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作出解释,在不涉及文字类型、文字起源等问题的时候,似乎还能够存在。其实在这种观点的背后,在如何看待文字与语言的关系时,并不仅仅是把它们看作是一种表达与被表达的关系,而是认为在语言文字的产生源起上有着直接的先后因果之别。如下面一个定义就对此说得相当明白:“文字在有声语言的基础上形成,它是记录有声语言的书面符号系统。”(戚雨村主编:《语言学引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19 页)

一些关于汉字的专门著作,也沿用了普通语言学著作中关于文字的定义,并把它搬来套在汉字头上。如梁东汉的《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扩大语言的作用的符号体系,是语言书面化的体现者”,“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是一种书写的符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3 页)。杨五铭的《文字学》认为“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体系”(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绪论,第 3 页)。《汉字·汉字改革史》认为“汉字是汉族人民进入文明时代,用于记录汉语,进行书面交际、传承民族文化的书写符号系统”,“古汉字是古代汉族人民用来记录古代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武占坤、马国凡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10 页)。王凤阳的《汉字学》对文字的定义则下得比较宽泛灵活,认为“文字是作为社会记录和交际

工具用的和语言日益适应的书写符号系统”(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1 页)。值得注意的是一批继承中国文字学传统的著作却没有对文字及汉字下定义,如唐兰的《中国文字学》。

把以上引证归纳连贯起来,可以清楚地看出,现在我国语言学界所采纳的关于文字和汉字的定义是基本相同的,它们显然是来自于西方语言学的理论演绎。即认为文字是记录口语(有声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古汉字是记录古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

那么这种看法对不对呢?它在什么层次上的存在是合理的,在什么层次上的存在又是不合理的?我们认为,就已经成熟的现代文字而言,确实在文字与语言之间有着表达与被表达的关系,西方拼音文字如此,汉字也是如此,就这个层次和角度而言,这是两种文字体系的共同性。但涉及两种体系的文字在文字源起之初,在文字与语言有着表达与被表达关系的同时,是否有还有脱离语言独立存在的属性这个问题时,这种观点又不尽正确。上面所列举的在中国现代语言学界所流行的观点,恰恰忽视了两种文字体制之间的这种根本差别,把汉字与西方拼音文字完全混为一体。这是极为有害的。它将使人们完全忽略汉字特有的性质与功能、特有的结构与表义途径。

下面就来看看现在流行的、以西方语言学界观点为蓝本的“文字”、“汉字”的定义是如何形成的。

二、“文字是记录口语的符号”的提出及文化背景

“文字是记录口语的符号”是现代语言学中关于文字的运用最广的定义,而这个论断是由古希腊文化之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亚里士多德提出这个论断的依据是希腊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及古希腊的整个文化背景。在漫长的希腊史前时代,希腊人没有自

己的文字。约公元前 9 世纪左右,希腊的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举世闻名的古典文学杰作《伊利亚特》、《奥德赛》都在一万行以上,都是行吟诗人荷马口头创作,口耳相传流传下来的。据说,在此后不久,希腊的一位传奇式的半神半人的英雄卡德茂斯借用腓尼基人的文字,略加修改,成功地记录了希腊语言,成为希腊文字。希腊人创制文字后,文化创造的精神成果不再停留在依靠口耳相传的原始状态,而能够用文字记录下来,并超越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不断地修改完善,日臻成熟。经过几百年的积累,终于达到了希腊文化繁荣的“黄金时代”,产生了许多文化伟人和巨著,出现了世界文化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然而,在古希腊人自己看来,文化的创造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中,而在文字的记录中。史诗之后,希腊文艺的精粹是戏剧。古希腊不但定期举行奥林匹克体育竞技活动,而且定期举行戏剧比赛。古希腊戏剧中的唱词和对白都是口语体的,文字只起记录作用。古希腊十分重视演讲和辩论,产生过许多有名的演说家、雄辩家,发展了雄辩术,甚至有一批人靠讲授雄辩术为生。这都表明,最受重视的艺术形式都是使用口语的。即使在最需要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准确表达,形成体系的哲学领域,也表现了这种倾向。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都没有著作,流传下来的只是一些片言只语。苏格拉底本人也没有写过一本著作,他一生多与人交谈论辩,在对话中揭露对方的矛盾与谬误,表述自己的意见。这种技术就叫“辩证法”。研究古希腊哲学的专家指出:苏格拉底认为“知识原本是我们心中固有的,我们只须通过‘辩证法’或一种系统的问答过程使之苏醒并加以运用”(英国娄卜丛书《柏拉图集》英译本总序,转引自柏拉图《政治家》中译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34 页)。他的思想依靠别人特别是学生柏拉图的记录而传世。柏拉图是最早留下大量著作的哲学家,但是他在“学园”中的讲稿完全没有流传下来,传世的著作是对话录,通过苏格拉底和其他人物的口头对话来表达思

想。人们评价柏拉图是伟大的哲学家，也是伟大的戏剧家。亚里士多德有大量著作流传至今，但他本人办学时并不靠文字来表达、传授思想，而是和学生们一边漫步、一边口头讲学的。所以，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学生们被人称为“漫步学派”(Peripatetikos)。今日传世的著作是由后人整理、编辑、出版的。在古希腊人眼中，写在纸上的文字是静态的东西，它唯一的功能在于告诉读者已知的事情，是“帮助记忆减退的老人回忆往事的工具”。而口头吐出的语言才是充满生机活力的。口语渗入听者的心田，在问答中可以随时为自己辩护。正义、美感、善良等高贵品质只有用口语才能传达给对方。因为只有口头语言才能适应论辩的不同情景，能随机更换、修正、重复、注解字眼，在一问一答的对话中产生共鸣和真实的感受。而文字则不能做到这些。前苏格拉底时期著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说过：“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 D112》)希腊文化的中心概念“逻各斯”最基本的意思就是“语词”。希腊人由此而称“人”是“能说话的动物”(叶秀山：《思·史·诗——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53 页)。

以上就是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中提出“文字是记录口语的符号”这一论断的文化背景。事实上，上述论断只是半句话，完整的一句话是：“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范畴篇·解释篇》中“解释篇第一章”，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第一版，第 55 页)总观全句，亚里士多德明显地把口语和心灵、思维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口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而文字不过是符号的符号，是纯技术性和操作性、第二位的、简单的记录工具，没有什么文化内涵。

由于当时希腊文化高度繁荣，古希腊人把周围的异族都视为“野蛮人”(参见柏拉图：《政治家》中译本，第 36 页)，因此没有兴趣去研究其他的文字，而把仅仅根据属于借用(他源)型的希腊文字的特

殊情况总结出来的论断,当成关于文字的唯一定义,也就不足为奇了。继希腊文后的拉丁文,以及由拉丁文派生出来的各种欧洲文字,也都属于借用(他源)型文字,其文字和语言的关系与希腊文是一样的。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论断于是沿用二千多年,在西方无人对此提出疑问。近代产生的强大的“欧洲中心论”的文化思潮,把这个论断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适用于全世界一切文字的经典定义。这实际上也是文化上“欧洲中心论”的表现之一。

三、索绪尔对“文字是记录口语的符号”的说明

“语言符号说”在 20 世纪有空前的发展,功绩在于两位著名学者的大力倡导。一位是文化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另一位起到更大作用的是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在中国翻译出版的书籍中可以看到,他们二人都从“语言是符号系统”出发构建了辉煌的学术巨构。然而,人们不一定注意到,他们两人所使用的被译为中文“符号”的那个词,在原文中是不一样的,二者的内涵也有着根本的差异。

恩斯特·卡西尔有着深厚的哲学素养,他从 20 世纪初开始,写了一系列著作、论文来论述自己的符号哲学体系。这些思想集中表现在三卷本的《符号形式的哲学》及后来的《论人》著作里。恩·卡西尔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是符号的动物”,而语言则是十分重要的一种符号形式。他在《符号形式的哲学》的第一卷中就是这样讨论语言的。但卡西尔使用的“符号”在英文里是 symbol。这种符号是由特殊提高到普遍的形式,是由“多”到“一”,由感觉到思想的升华(卡西尔:《符号形式的哲学》英译本第 1 卷,耶鲁大学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79、100 页)。他特意指出,他所说的 symbol 不是 sign(记号)或 signal(信号)。sign、signal 是物理世界的,事实性的;symbol 则是功能性的、思想性的(卡西尔:《论人》英文本,耶鲁大学出版社 1972 年